

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

爱之所苦,情之所系,思之深潜,论之犀利,敏锐的感受,激烈的反应,这是一颗勃勃跳动的灵魂



亚历山大·赫尔岑(1812~1870年)的回忆录《往事与随想》,远远超过个人生平的记录局限,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,这部厚重的大著是“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”。

作品的编写自1852年起,至1869年。全书共八卷,最后一个时间点出现在第六卷第八章《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》,该章原先发表在《北极星》第八集(1869年)。回忆录的大部分文章都曾陆续在赫尔岑创办的刊物《北极星》和《警钟》上登载,后又在伦敦、日内瓦等地刊发单行本,成书编排不完整、不系统,事件错乱,但赫尔岑并不打算修正时间线,也不打算调整结构、规范主题,他觉得“这都是事实”,写下的那一刻,就是最真实的内心。

我们读到:赫尔岑家族的日常生活,八面玲珑的参政官,古怪的“化学家”,总

是板着脸的父亲,劳作不息的仆佣们;老头儿斯捷潘诺夫,战争期间,为了生存,卖了庄园的一些木柴,遭到主人的惩罚,至死忠心耿耿;渴慕新潮进步,向往一望无际的汪洋(不管有无彼岸),勇于尝试,敢于反叛的年轻人们;初萌的恋情,罗曼史,私奔,缔结秘密婚姻,彼此的誓言,爱与奉献;流放,西伯利亚,组织革命,失败,友情的背离与异化;四处流亡,与秘密警察周旋,办刊,出版,论战;与国内形势的联系,与各种人物的交道,与各种思想的接触……因为是“我”,感情饱满,非常动人。

赫尔岑的书写皆立足实处,而笔墨之所向,灵活到难以描述。爱之所苦,情之所系,思之深潜,论之犀利,敏锐的感受,激烈的反应,这是一颗勃勃跳动的灵魂,他对高贵与虚伪、骄傲与卑鄙,有着极致的表达,而又完全不涉粉饰、不教条,这是真实的“一个人”所能到达的境界。因为“我”之存在,“我”所打下的深深烙印,这些文字不管在什么时候被人阅读,总会激起读者的感动,所以经典,所以不朽。

在“我的基础上,才能理解何谓“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”。这个“我”有着“人”之共性,有着“人”之普遍性,有着生而为人闪闪发光的东西。这个“我”也有着独特性。赫尔岑的周围集结了一批欧洲当时激进的自由派思想家,借助赫尔岑的主观描写与某种不可言喻的戏剧性,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广阔、真实、入木三分的图像。

恰达耶夫,尼古拉一世宣判他是“疯子”,而赫尔岑说《哲学书简》是黑夜中的枪声;“别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跃、最容易激动、最富辩证精神的勇猛战士”,而斯坦克维奇“不仅理解力强,富有同情心,而且善

于调和矛盾”;加里波第具有“以自己的勇敢使久经沙场的老兵折服的人民领袖的本色”,通过与马志尼的长期交往,赫尔岑展现了意大利革命者更多、更复杂的层面与内部斗争;斯图亚特·穆勒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自由进行了有力辩护,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则被赫尔岑定义为“蓝胡子式的丈夫”的暴力威权;赫尔岑对罗伯特·欧文满怀同情,赫尔岑认为,对欧文的认识,应当归结为“理性观念和精神独立是否与国家意识并行不悖?”……

少年赫尔岑与友人奥加辽夫一起在莫斯科的麻雀山上宣誓,“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”。青年赫尔岑对人和人类,对追寻个人的自由、现在的自由有着深刻的信仰,这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国难以实现,因此他不得不远赴异域。中年赫尔岑是一个成熟、充满斗志、意志顽强且依然虔诚地致力于社会重建事业的自由主义激进派,以炽烈如焚的激情贯注一系列的政论、批评与随笔。晚年赫尔岑说:“自由何以可贵?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,因为自由就是自由。将自由牺牲于他物,就是活人献祭。”

作为俄国民粹主义的创始者,赫尔岑的思想植根西欧的自由主义学说。赫尔岑在清楚认识、逐渐深入西方的过程里,也在不断寻找直面真理的勇气,在他对西方的吸收与批判中,我们能感受其精神探索的全部深刻性,还有其理念的未完成性。赫尔岑曾经不止一次称自己是革命的“堂吉诃德”,正因为如此,明知自己投身的社会理想距离实现无限遥远,而奋不顾身、一往无前,这里面包含的热情和真切的痛苦,是“一个人”全部的付出。

林颐

小零碎里的大时代

《浮尘万象记》其实更像是一间杂品陈列室,里面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、让人脑洞大开的历史细节和有趣片段



毛晓雯在《浮尘万象记》的自序中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英国历史学家拉夫·索尔斯比的小故事。话说1699年初夏的某一天,一团巨大的黑云突然出现在英国林肯郡科顿镇的上空,一时间昏天黑地,不见天日,待小镇居民仔细观察,却发现黑云并非黑云,而是一大群嗡嗡飞舞的苍蝇。苍蝇因何而来,因何而去,索尔斯比自然无从得知,但他却因此获得了一个新的收藏,就是参与游行的一只其貌不扬的苍蝇——没错,包括索尔斯比在内,当时欧洲的公子王孙、文人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癖好,就是收集大千世界中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物事——他们把这种百无禁忌的收藏,当做一条认识世界的途径。

毛晓雯同样喜欢这种百无禁忌的收藏,喜欢收集来自时间与空间的各个角落的惊喜。她的新著《浮尘万象记》其实更像是一间杂品陈列室,里面充满了各种稀奇

古怪、让人脑洞大开的历史细节和有趣片段,举凡异域的咒语、暴君的恶癖、神奇的魔法、想像中的巨兽,乃至古罗马运动会的奖品、中世纪的尿不湿、日本人的姓氏、欧洲的门窗税与玻璃税……凡此种种,只有你想不到的,没有你看不到的。尽管它们无法分类,甚至有一锅炖、大杂烩之嫌,但经过毛晓雯小心翼翼收集起来的这些漂亮的碎片,分离开来固然略显零碎,似乎无关宏旨,然而一旦组合在一起,却产生出一种奇妙的效果,好像真的让人走进一间放满杂物的陈列室,可谓一步一景,充满悬念,居然能够“让过去的某一分钟从尘埃掩埋中活了过来,生锈的历史重新闪闪发光”。古代社会的生活场景恰恰隐藏在这些琐碎而有趣的细节中,虽然只是吉光片羽,对现代人而言却不无一定的启发意义。

走进毛晓雯的杂物陈列馆,你首先会感到太阳底下并无新事,当今社会光怪陆离的种种,其实古已有之,有时只是经历了一番改头换面而已。比如在环保问题中,古罗马科学家曾经一再谴责淘金者全然不顾别人的利益,弄得山体崩裂,碎片四溅,将大自然开发得一片荒芜,今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,只要人类自私的天性不变,环保仍然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。中世纪的欧洲面包师在制作黑面包时,经常会往麦粉里添加小石子和木屑等杂物来充数,从那时候的面包里甚至能够找出蜘蛛网和骨灰来,想想今天的注水肉、毒米粉、假鸡蛋、地沟油,两相对照,可见古今异同,变的是时间,不变的是人性。中世纪的欧洲人用黑麦填充的垫子充当婴儿的铺垫物,婴儿睡在上面可以随意大小便,这其实是尿不湿的前身。为了招徕旅

客,日本江户时代的旅店老板,经常会放出一些系着写有店名小丝带的鸟雀四处乱飞,这些鸟雀其实就是那个年代兼职发传单的大学生。

当然,站在公正的角度往回看,古代决非一无是处,在某些方面,古代其实远远超过现代——比如教育,中世纪欧洲的富裕人家,常常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贵族家中做侍童,这些孩子跟举止高雅的女主人及其子女们朝夕相处,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,从而变得彬彬有礼、举止得体。可知教育是一个慢功夫,需要在良好的环境中耳濡目染,只有“眼之所见、耳之所闻皆是文明,才能使礼仪成为条件反射,教养成为本能反应”。古人很多“荒谬”的理论其实都有着坚如磐石的推理过程,结论或许是“荒谬”的,然而一旦了解他们思考的轨迹,便明白其中不无道理,所以毛晓雯说:“古人输给我们的知识积累,而非智力。”总而言之,尽管历史会有停滞与倒退,但它终归是一个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过程——就像现代人花钱进电影院,十八世纪的欧洲人花钱进疯人院,虽然都是以取乐为目的,但前者健康,后者残忍,在文明程度上已不可以道里计也。

事实上,我们对古代的印象,往往并不是古代的真相,而是得自现代人对古代的解读。正所谓“历史无小事”,即如斯巴达人老师打学生屁股这般的小事,也能让我们看到斯巴达战斗神話的铸成,看到罗马之所以成为罗马的理由。毛晓雯的杂物陈列馆为我们掀开了古代社会真实的一角,让我们部分窥见了古代的真相,布莱克说,一粒沙中看出世界,而每粒历史的尘埃都能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精神。

王淼

艾莉诺也有春天

用一个丑女孩的故事,为每个读者提供了一个解决社交困境的出口



2018年10月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《艾莉诺好极了》
盖尔·霍尼曼

理查德·耶茨在《十一种孤独》里说,“我想所谓孤独,就是你面对的那个人,他的情绪与你自己的情绪,不在同一个频率上。”是啊,所谓孤独,决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即便蒋勋说,孤独是饱满的。可被孤独塞满的滋味,真不好受。放开孤独,让它与阳光坦诚相见,才是最好的。

英国作家盖尔·霍尼曼的《艾莉诺好极了》,讲述的便是一个叫艾莉诺的姑娘如何走出孤独的故事。这样的故事,在文学作品里已不鲜见。但这本处女作从2017年在英国本土上市至今,销量累积达500万册;在美国上市半年,销售70万册。而且,奥斯卡影后瑞茜·威瑟斯彭还趁热打铁地买下影视版权。那么,盖尔为何受到如此青睐?结论只有一个:每个翻开书的读者都想一口气读完,因为在书页的某个角落藏着一个未能相认的“你我”。

还记得美剧里那个戴着大框眼镜、箍着牙套、顶着一脑袋乱头发的“丑女贝蒂”吗?嗯,艾莉诺与贝蒂比起来,没有最糟只有更糟。艾莉诺三十岁了,虽然大学专业是古典文学,但二十一岁就进了一家平面设计公司,从事行政工作,一干就是九年。像她这种追求稳定的员工,薪水肯定不高。艾莉诺单身,脸上有道长疤,没有什么爱好,顶多就是有空时玩玩填字游戏,偶尔再涂指甲、购物,最好的朋友是家里那盆盆栽。她一直都在看心理医生,病情是:无法融入社区。换个时髦的说法:“孤独”是种病,得治。

这种病怎么治?相信心理医生也只能是疏导。但作者盖尔·霍尼曼好像找到了解药。她在本书扉页上引用了《孤独的城市》里的一段话:“孤独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终结这种体验的强烈诉求,而实现这一目标不能单纯依靠意志力或是更加频繁的室外活动,而是只能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。”因此,寻找并建立亲密关系,是本书的核心线索,也是擅长书写的盖尔·霍尼曼和孤独的艾莉诺要共同抵达的目的地。

孤独,与生俱来。但打碎它,需要勇气,当然还有运气。公司来了个傻傻的IT男——雷蒙,穿着打扮不修边幅,连艾莉诺都嫌弃。但雷蒙有一点好,凡事直来直去,也没有丝毫瞧不起艾莉诺。两人一起救了在路上发病的老头塞米,并与老人一家成了朋友。还时不时一起约顿饭。虽然如此要好,但只能算男闺蜜。因为艾莉诺心里已经有人了,她暗恋一个男歌星,心里还产生了幻觉似的甜蜜,总以为有天能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可直男有股真诚劲儿,雷蒙邀请艾莉诺去家里见妈妈。在母子闲聊中,艾莉诺见识了爱的模样,内心有复苏之感,与亲爱的人呆在一起,真好。

艾莉诺没跟别人提过自己的父母。她从十岁起就在寄养家庭生活。幼年每当提及父亲,母亲便骂骂咧咧地语焉不详。现在,她有一个不存在的母亲,每周三都会给她打电话。还有一个妹妹,死在火灾里,那次她活下来了,但脸上留下了疤。这是几十年来,禁锢在艾莉诺心里的痛,就像一个血瘤,一揭就血流不止。傻瓜雷蒙去揭了,用他的温柔与执着,居然揭动了一些。艾莉诺觉得倾诉的感觉真好。但更多的伤被主治抑郁症的邓波儿医生挖了出来。艾莉诺身上藏了个惊天的秘密!读书,就明白了。

医生让艾莉诺懂得了一个道理:除了吃饱穿暖,人类还有情绪的需要。需要知道自己被爱、受重视,且得到接纳和理解……她终于知道自己无罪,那些曾经背负的痛苦与折磨,在雷蒙的爱、同事们的温暖与老头塞米的惦记面前缴械投降了。这不是怯懦,而是勇敢!孤独的艾莉诺迎来了春天。我终于知道了为何所有读者都手不释卷。

呼唤温暖与爱,几乎是所有文学的母题。这本小书,用一个丑女孩的故事,为每个读者提供了一个解决社交困境的出口,就像书里说的,“透过那个地方,爱可以进入流出。我希望。”或许,这本书就是那个希望。

夏丽丽